

<<草木春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草木春秋>>

13位ISBN编号：9787538567373

10位ISBN编号：7538567372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作者：汪曾祺

页数：219

字数：130000

译者：李锡琴 注解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草木春秋>>

前言

代序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
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
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
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
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
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我读了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
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
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
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
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
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
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也许会试试，我没有写过中篇（外国没有“中篇”这个概念）。
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
有人说，我的某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
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抻一抻呢？
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
我以为一篇小说未产生前，即已有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
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
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
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
宋玉说东邻之处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然绝对了一些，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
当他写出了作品，自己觉得：嘿，这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他就可以觉得无憾。
一个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无非是这点无憾，如庄子所说：“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否则，一个作家当作家，当个什么劲儿呢？
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
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
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
我们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
但我不专用这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地方的人事。
我不太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
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
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
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
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况是有的。

<<草木春秋>>

也偶尔“杂取种种人”，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但多以一个人为主。

当然不是照搬原型。

把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不动地写到纸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对于我所写的人，会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为了表达我的一些什么“意思”，会有所夸大，有所削减，有所改变，会加入我的假设，我的想象，这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主体意识。

但我的主体意识总还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黏附的。

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

重看我的作品时，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

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

不像是木匠或医生，一个人拜师学木匠手艺，后来就当木匠；读了医科大学，毕业了就当医生。

木匠打家具，盖房子；医生给人看病。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作家算干什么的呢？

我干了这一行，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爱读读文学作品，——这种人多了去了！

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发表了，但是我很长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

现在我已经得到社会承认，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

这样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考虑：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

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

那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

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

但是总体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

我的作品不是悲剧。

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序于北京蒲黄榆路寓居 原载于《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入选本书时有改动

<<草木春秋>>

内容概要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他有烟火气，他的文字，离不开升斗小民，一草一木，却又满溢着文人的雅趣和情调。文中那一幕幕的浮世悲欢，看得人平静，看得人欣喜，却也有些淡淡的惆怅。行文似百转千回的水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自由自在，自适自然，足见大师功力。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最为知名的代表作品。本书精选汪曾祺的经典散文、小说数篇，辅以赏析评注文字，让读者得以真正领略到大师文字。

<<草木春秋>>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

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曾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刊物。

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

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等。

李锡琴:重庆市作协会员，中学高级教师。

独著、主编、参编教育教学图书100余部。

报刊专栏作家，曾在数种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草木春秋>>

书籍目录

端午的鸭蛋
胡同文化
——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
草木春秋
昆明的雨
翠湖心影
葡萄月令
故乡的元宵
湘行二记
花园
夏天
冬天
萝卜
人间草木
寻常茶话
七载云烟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金岳霖先生
黄油烙饼
七里茶坊
小说三篇
受戒
大淖记事

<<草木春秋>>

章节摘录

端午的鸭蛋 【阅读指导】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以小见大。

《端午的鸭蛋》是汪曾祺“小叙事”特点的典型文章，没有典型故事情节，没有突出的人物形象，只通过鸭蛋来写家乡暖暖的民俗，写得新鲜而诙谐。

汪曾祺的语言熔书面语与口语于一炉，将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完美地结合，平实自然而又韵味十足，显现出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和文化素养。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

系百索子。

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

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

做香角子。

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

贴五毒。

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坎上。

贴符。

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

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

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

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么？

喝雄黄酒。

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

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

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

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

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

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

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

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

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

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

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

出鸭。

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

鸭多，鸭蛋也多。

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

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

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

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

高邮还出双黄鸭蛋。

别处鸭蛋有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

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

还不就是个鸭蛋！

<<草木春秋>>

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

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

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

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

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

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

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

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

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

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

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

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

有！

一要挑淡青壳的。

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

二要挑形状好看的。

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

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

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

这有什么好看呢？

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

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

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

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

。

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

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

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美文解读】 《端午的鸭蛋》是汪曾祺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节选自《故乡的食物》。

文章读来从容散淡，不拘一格。

悠然自得的行文之间，流露出的是对儿时生活以及童真童趣的怀想，对故乡的热爱。

汪曾祺的语言闲适自由，善于在平淡而有味的叙述中凸显情趣与诗意，这正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所在

。

作者行文如同随意聊天，自然而然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生活的妙处，如风行水上，不事雕琢，也不

<<草木春秋>>

刻意追求结构的严谨，但在随意之中也体现了整体上的严谨与和谐。

胡同文化 【阅读指导】 《胡同文化》是汪曾祺先生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一篇序言。

文化本是抽象的概念，它依附于一个个有形的具象得以存在，如建筑、器皿、饮食、民俗风情等，这些是一个地域独特的文化载体，要想认识一个地域的文化，就先得打量这种文化依附的载体。

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北京人的文化也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

胡同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如今却在日渐消亡。

作者对现代文明进步大潮中胡同的没落，充满了怀旧和感伤的情绪。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

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

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

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

“西去！”

以防碰着行人。

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

这是外地少有的。

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

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

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

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

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

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

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

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

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

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

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

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

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

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

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

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

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

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

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

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

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

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

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

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

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

<<草木春秋>>

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

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

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

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

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

“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

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

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

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

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

“远亲不如近邻”。

“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

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

有窝头，就知足了。

大腌萝卜，就不错。

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

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

虾米皮熬白菜，嘿！

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

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

”五味神是什么神？

我至今考查不出来。

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

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

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

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

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还有个章法没有？

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

这会儿，全乱了。

<<草木春秋>>

我这眼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

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

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儿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

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声说：“叫他认错？

门儿也没有！

忍着吧！

——‘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

“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

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

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

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

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

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

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

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美文解读】 《胡同文化》虽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的序言，但作者并未从摄影艺术的角度落笔。

文中没有光与影的交汇和谐，也无构思、线条、色彩的运用，而是由影集表现的对象——胡同入手，再由胡同引出胡同文化，最后直扑全文主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胡同，大概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

作家以敏锐而细致的观察，介绍着胡同的诸多特性：建筑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来的市井味儿，胡同的小而多，独门独户……总之，与胡同相关的方方面面、种种情景，都说明得绘声绘色，饶有兴味。

胡同是物质的，而胡同文化则是精神的。

北京胡同文化的种种表象也在作者的笔下跃然纸上。

安土重迁，舍不得“挪窝儿”，这是因循守旧观念在居住上的表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独门独院生存环境之使然；有窝头，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是自满自足的心态……作家从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细微之处，找寻着胡同文化的表象特征。

并由这表象掘进内里，对深藏于胡同文化的实质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断：“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封闭的胡同文化，不但影响着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北京人的思想。

然而，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显然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的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

只能扼腕，长叹一句：“再见吧，胡同。

<<草木春秋>>

” 草木春秋 【阅读指导】 汪曾祺的笔下，无论叙写花草树木、瓜果食物、山水风景，无论怀人记事、谈文论艺，都极有韵致，语言雅洁，不事雕饰，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又意味深长。《草木春秋》即为叙写草木，字里行间，一草一木，情态具现。

木芙蓉 浙江永嘉多木芙蓉。

市内一条街边有一棵，干粗如电线杆，高近二层楼，花多而大，他处少见。

楠溪江边的村落，村外、路边的茶亭（永嘉多茶亭，供人休息、喝茶、聊天）檐下，到处可以看见芙蓉。

芙蓉有一特别处，红白相间。

初开白色，渐渐一边变红，终至整个的花都是桃红的。

花期长，掩映于手掌大的浓绿的叶丛中，欣然有生意。

我曾向永嘉市领导建议，以芙蓉为永嘉市花，市领导说永嘉已有市花，是茶花。

后来听说温州选定茶花为温州市花，那么永嘉恐怕得让一让。

永嘉让出茶花，永嘉市花当另选。

那么，芙蓉被选中，还是有可能的。

永嘉为什么种那么多木芙蓉呢？

问人，说是为了打草鞋。

芙蓉的树皮很柔韧结实，剥下来撕成细条，打成草鞋，穿起来很舒服，且耐走长路，不易磨通。

现在穿树皮编的草鞋的人很少了，大家都穿塑料凉鞋、旅游鞋。

但是到处都还在种木芙蓉，这是一种习惯。

于是芙蓉就成了永嘉城乡一景。

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 在云南腾冲吃了一道很特别的菜。

说豆腐脑不是豆腐脑，说鸡蛋羹不是鸡蛋羹。

滑、嫩、鲜，色白而微微带点浅绿，入口清香。

这是豆腐吗？

是的，但是用鲜南瓜子去壳磨细“点”出来的。

很好吃。

中国人做菜真能别出心裁，南瓜子做成豆腐，不知是什么朝代，哪一位美食家想出来的！

席间还有一道甜菜，冰糖皂角米。

皂角，我的家乡颇多。

一般都用来泡水，洗脸洗头，代替肥皂。

皂角仁蒸熟，妇女绣花，把绒在皂仁上“光”一下，绒不散，且光滑，便于入针。

没有吃它的。

到了昆明，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

昆明过去有专卖蒸菜的饭馆，蒸鸡、蒸排骨，都放小笼里蒸，小笼垫底的是皂角仁，蒸得了晶莹透亮，嚼起来有韧劲，好吃。

比用红薯、土豆衬底更有风味。

但知道可以做甜菜，却是在腾冲。

这东西很滑，进口略不停留，即入肠胃。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

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

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

皂角仁卖得很贵，比莲子、桂圆、西米都贵，只有卖干果、山珍的大食品店才有的卖，普通的副食店里是买不到的。

近几年时兴“皂角洗发膏”，皂角恢复了原来的功能，这也算是“以故为新”吧。

车前子 车前子的样子很有趣。

叶贴地而长，近卵形，有长柄。

在自由伸向四面的叶丛中央抽出细长的花梗，顶端有穗形花序，直立着。

<<草木春秋>>

穗不多，少的只有一穗。

画家常画之为点缀。

程十发即喜画。

动画片中好像少不了它。

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有一种童话情趣。

车前子可利小便，这是很多农民都知道的。

张家口山西梆子剧团有一个唱“红”（老生）的演员，经常在几县的“堡”（张家口人称镇为“堡”）演唱，不受欢迎，农民给他起了个外号：“车前子”。

怎么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呢？

因为他一出台，农民观众即纷纷起身上厕所，这位“红”利小便。

这位唱“红”的唱得起劲，观众就大声喊叫：“快去，快，赶紧拿咸菜！”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吃白薯吃得太多了，烧心反胃，嚼一块咸菜就好了。

这位演员的嗓音叫人听起来烧心。

农民有时是很幽默的。

搞艺术的人千万不能当“车前子”，不能叫人烧心反胃。

紫穗槐 在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我曾经被发到西山种树。

在石多土少的山头用镢头刨坑。

实际上是在石头上硬凿出一个一个的树坑来，再把凿碎的砂石填入，用九齿耙搂平。

山上寸土寸金，树坑就山势而凿，大小形状不拘。

这是个非常重的活。

我成了“右派”后所从事的劳动，以修十三陵水库和这次西山种树的活最重。

那真是玩了命。

一早，就上山，带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

顿顿吃大腌萝卜，这不是个事。

已经是秋天了，山上的酸枣熟了，我们摘酸枣吃。

草里有蝥蛄，烧蝥蛄吃！

蝥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

一会儿就能捉半土筐。

点一把火，把蝥蛄往火里一倒，劈劈剥剥，熟了。

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蝥蛄，就馒头，香啊。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

我们刨了坑，放着，当时不种，得到明年开了春，再种。

据说要种的是紫穗槐。

紫穗槐我认识，枝叶近似槐树，抽条甚长，初夏开紫花，花似紫藤而颜色较紫藤深，花穗较小，瓣亦稍小。

风摇紫穗，姗姗可爱。

紫穗槐的枝叶皆可为饲料，牲口爱吃，上膘。

条可编筐。

刨了约二十多天树坑，我就告别西山八大处回原单位等候处理，从此再也没有上过山。

不知道我们刨的那些坑里种上紫穗槐了没有。

再见，紫穗槐！

再见，大腌萝卜！

再见，蝥蛄！

阿格头子灰背青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草木春秋>>

北齐斛律金这首用鲜卑语唱的歌公认是北朝乐府的杰作，写草原诗的压卷之作，苍茫雄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千多年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南人”，都从“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诗里感受到草原景色，向往不已。

但是这句诗有夸张成分，是想象之词。

真到草原去，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色的。

我曾四下内蒙，到过呼伦贝尔草原，达茂旗的草原，伊克昭盟的草原，还到过新疆的唐巴拉牧场，都不曾见过“风吹草低见牛羊”。

张家口坝上沽源的草原的草，倒是比较高，但也藏不住牛羊。

论好看，要数沽源的草原好看。

草很整齐，叶细长，好像梳过一样，风吹过，起伏摇摆如碧浪。

这种草是什么草？

问之当地人，说是“碱草”，我怀疑这可能是“草菅人命”的“菅”。

“碱草”的营养价值不是很高。

营养价值高的牧草有阿格头子、灰背青。

陪同我们的老曹唱他的爬山调：阿格头子灰背青，四十五天到新城。

他说灰背青，叶子青绿而背面是灰色的。

“阿格头子”是蒙古话。

他拔起两把草叫我们看，且问一个牧民：“这是阿格头子吗？”

“阿格！”

阿格！

“这两种草都不高，也就三四寸，几乎是贴地而长。

叶片肥厚而多汁。

“阿格头子灰背青，四十五天到新城。”

老曹年轻时拉过骆驼，从呼和浩特驮货到新疆新城，一趟得走四十五天。

那么来回就得三个月。

在多见牛羊少见人的大草原上，拉着骆驼一步一步地走，这滋味真难以想象。

老曹是个有趣的人。

他的生活知识非常丰富，大青山的药材、草原上的草，他没有不认识的。

他知道很多故事，很会说故事。

单是狼，他就能说一整天。

都是实在经验过的，并非道听途说。

狼怎样逗小羊玩，小羊高了兴，跳起来，过了圈羊的荆笆，狼一口就把小羊叼走了；狼会出痘，老狼把出痘子的小狼用沙埋起来，只露出几个小脑袋；有一个小号兵掏了三只小狼羔子，带着走，母狼每天晚上跟着部队，哭，后来怕暴露部队目标，队长说服小号兵把小狼放了……老曹好说，能吃，善饮，喜交游。

他在大青山打过游击，山里的堡垒户都跟他很熟，我们的吉普车上下山，他常在路口叫司机停一下，找熟人聊两句，帮他们买拖拉机，解决孩子入学……。

我们后来拜访了布赫同志，提起老曹，布赫同志说：“他是个红火人。”

“红火人”这样的说法，我在别处没有听说过。

但是用之于老曹身上，很合适。

老曹后来在呼市负责林业工作。

他曾到大兴安岭调查，购买树种，吃过犴鼻子（他说犴鼻子黏性极大，吃下一块，上下牙粘在一起，得使劲张嘴，才能张开。

他做了一个当时使劲张嘴的样子，很滑稽）、飞龙。

他负责林业时，主要的业绩是在大青山山脚至市中心的大路两侧种了杨树，长得很整齐健旺。

但是他最喜爱的是紫穗槐，是个紫穗槐迷，到处宣传紫穗槐的好处。

<<草木春秋>>

“文化大革命”，内蒙大搞“内人党”问题，手段极其野蛮残酷，是全国少有的重灾区。

老曹在劫难逃。

他被捆绑吊打，打断了踝骨。

后经打了石膏，幸未致残，但是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他还是那么“红火”，健谈豪饮。

老曹从小家贫，“成分”不高。

他拉过骆驼，吃过很多苦。

他在大青山打过游击，无历史问题，为什么要整他，要打断他的踝骨？

为什么？

阿格头子灰背青，四十五天到新城。

花和金鱼 从东珠市口经三里河、河船厂，过马路一直往东，是一条横街。

这是北京的一条老街了。

也说不上有什么特点，只是有那么一种老北京的味儿。

有些店铺是别的街上没有的。

有一个每天卖豆汁儿的摊子，卖焦圈儿、马蹄烧饼，水疙瘩丝切得细得像头发。

这一带的居民好像特别爱喝豆汁儿，每天晌午，有一个人推车来卖，车上搁一个可容一担水的木桶，木桶里有多半桶豆汁儿。

也不吆喝，到时候就来了，老太太们准备好了坛坛罐罐等着。

马路东有一家卖鞭哨、皮条、纲绳等等骡车马车上用的各种配件。

北京现在大车少了，来买的多是河北人。

看了店堂里挂着的挺老长的白色的皮条、两股坚挺的竹子拧成的鞭哨，叫人有点说不出的感动。

有一家铺子在一个高台阶上，门外有一块小匾，写着“惜阴斋”。

这是卖什么的呢？

我特意上了台阶走进去看了看：是专卖老式木壳自鸣钟、怀表的，兼营擦洗钟表油泥，修配发条、油丝。

“惜阴”用之于钟表店，挺有意思，不知是哪位一方名士给写的匾。

有一个茶叶店，也有一块匾：“今雨茶庄”（好几个人问过我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是一家夫妻店，什么“茶庄”！

两口子，有五十好几了，经营了这么个“茶庄”。

他们每天的生活极其清简。

大妈早起撒炉子、生火、坐水、出去买菜。

老爷子扫地，擦拭柜台，端正盆花金鱼。

老两口都爱养花、养鱼。

鱼是龙睛，两条大红的，两条蓝的（他们不爱什么红帽子、绒球……）。

鱼缸不大，飘着竿草。

花四季更换。

夏天，茉莉、珠兰（熟人来买茶叶，掌柜的会摘几朵鲜茉莉花或一小串珠兰和茶叶包在一起）；秋天，九花（老北京人管菊花叫“九花”）；冬天，水仙、天竺果。

我买茶叶都到“今雨茶庄”买，近。

我住河船厂，出胡同口就是。

我每次买茶叶，总爱跟掌柜的聊聊，看看他的花。

花并不名贵，但养得很有精神。

他说：“我不瞧戏，不看电影，就是这点爱好。

” 我打成了“右派”，就离开了河船厂。

过了十几年，偶尔到三里河去，想看“今雨茶庄”还在不在，没找到。

问问老住户，说：“早没有了！”

”——“茶叶店掌柜的呢？”

<<草木春秋>>

”——“死了！”

叫红卫兵打死了！

”——“干吗打他？”

”——“说他是小业主；养花养鱼是‘四旧’。

老伴没几天也死了，吓死的！

——这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这叫什么事儿！

” 【美文解读】 此文从草写到花，从花写到树，从树写到鱼，从药用写到食品，从食品写到

人。

或者说，每一个小标题之下，就可以算作一篇短文。

然而，作者把它们以“草木春秋”为总题放在一起，却又显得杂而不乱。

究其原因，从选材的角度来说，作者都基于自然物而着笔，从主题思想来说，都不是为写这些自然物而写作，而总是把人与之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些物品其实只是一个引子或者象征，比如，写“格里头子”就是为写老曹这个“红火人”，写花与金鱼，就是为写花店的一对夫妻的悲喜命运。

这些素材都来自于作者的生活之中，作者不过顺手拈来，读之如叙家常。

语言也是一贯的雅俗相间，意味无穷。

……

<<草木春秋>>

编辑推荐

为更好地满足全国中学生朋友的阅读需要，为他们提供更有价值的阅读范本，我们特推出这套“中学生读名家”书系。

《中学生读名家：草木春秋》系收录了一系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名篇，也有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佳作。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特邀文学届知名专家学者、高校教授及语文特级教师参与编写，辅以同步解读评注，从而拉近中学生与诸位文学名家的距离，使中学生朋友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这些文学名家的思想历程和智慧人生，培养一定的人文素养，同时帮助中学生形成较强的判断能力和感悟能力，从一定程度上领悟和把握语言。

<<草木春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